

岁时记·白露

凉风起时 露白月明

■草木心

安小妹说,周三就是你喜欢的白露节气了。不是刚刚写了处暑文字么,日子竟至迅疾如此,哪怕身体不适很难过,仍如风驰电掣。

是的,白露是我喜欢的节气,就像我喜欢谷雨、小满,仿佛它不是一个自然的节气,相比小暑大暑、小寒大寒,它更像一个有诗意和美感的自然符号。

人们在时光流转的普通日子里,创造了那么多诗意,比如说秋天:云收夏色,梧叶惊秋,凉风时起,空山新雨,红藕香残,层林尽染,风吹杏黄,清泉石上,幽窗月明,秋色清明。这样的美,这样的诗意,足以抵挡夜来的凉意,生活的平淡,岁月的仓促。

“八月节,阴气渐重,露凝而白也。”草木摇落,白露为霜。秋日的燥气,一下子就被消解了,草尖上的晶莹,是天地交互、冷热交替的结果。野有蔓草,白露漙漙;野有蔓草,白露瀼瀼。《诗经》里的露珠,与今天的一样美。更何况,还有“有美一人,清扬婉兮。邂逅相遇,适我愿兮。”莹莹白露,映照着两个人眼中的爱意与惊喜——秋天原来是那么美好的季节,化繁为简,明净纯粹。

碧云天,黄叶地,秋色连波,波上寒烟翠。写秋景,这是最有意境的句子。此时,又是这么应景,应沧州运河通航的景。这是运河的大事,沧州的大事,虽然因故未能在第一天乘船体验,也必须在这里记上一笔。岸上的树染上了一抹金黄,两岸的蒹葭还青葱着,河水是深沉的碧绿,像一幅莫兰迪绿的锦缎,铺展着、绵延着。船来了!锦缎上就画出了层层叠叠的波纹,跳跃不止的浪花,好一幅生动的青绿山水。

这是一条穿越城市身体的河,也是一条穿越时光隧道的河,还是一条穿越人类心灵的河。一条河流存在的意义,是地理的,文化的,经济的,生态的,也是情感的。这个秋天,这条河的苏醒,慰藉了无数沧州人的心。还有什么比关心和热爱更能体现一条河流之于一座城的重要呢?

那些铭刻在记忆里的时光片段,曾经入眼入心的美好,因为这样一个时刻,在这个秋天,活泼泼地复活、生长。一船明月,再过沧州,白月光照在河上,照在船上,也照在所有沧州人的心上。在这条古老而又崭新的河流上,这个季节多了更多意味,让我们忘掉时间刻度,忘掉季节转换,在任何时刻,启程,可以开始,可以结束,可以归来,拥有每一个当下,每一眼美好。

有人说,一个人的衰老,是从丢失诗意开始的。河流也是,河水与航船,是河流最诗意的状态。

自认对生活保有一份热情,与那些热爱生活的人相遇,总有欣喜的感觉。在池上隐居,更加仁厚温润通透的蒋勋先生,看山边闲云像轻纱静默;听与苏东坡灵魂相通的意公子读着“十年生死两茫茫”潸然泪下的感性以及对美的解读;听璐璐对着世间万物灵性以谈,带着我用植物重新观察世界,以一方见地,读懂一棵小草的从容不迫,一颗果子的成长与期待。

人应该向植物学习。秋天到了,叶子黄了,该绽放时好好绽放,该飘落时安然飘落,坦然接受生命中的各种状态。

人生譬如朝露,世间从无永恒。明白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发生,就会多些坦然。不如对清风朗月,一花一草,一蔬一饭多些热爱,把握生活中每一个可以感受幸福的瞬间。

周末朋友小聚。一个酷爱读书的男人,被自家女人视作良师益友、大脑入侵者。简单的日子,一壶茶,一本书,一株绿植,相看两不厌,细探一座城市的文化细节,过一份你敬我爱的有趣生活。眼中景,碗中餐,身边人,三餐四季,幸福安康,灯火可亲,已是人间好光景。若再是知己同频,对坐闲谈,可不就是神仙眷侣,人生大幸?真正的爱,像阳光,可以唤醒,可以照亮,可以温暖,让人忍不住对这个世界释放微笑与善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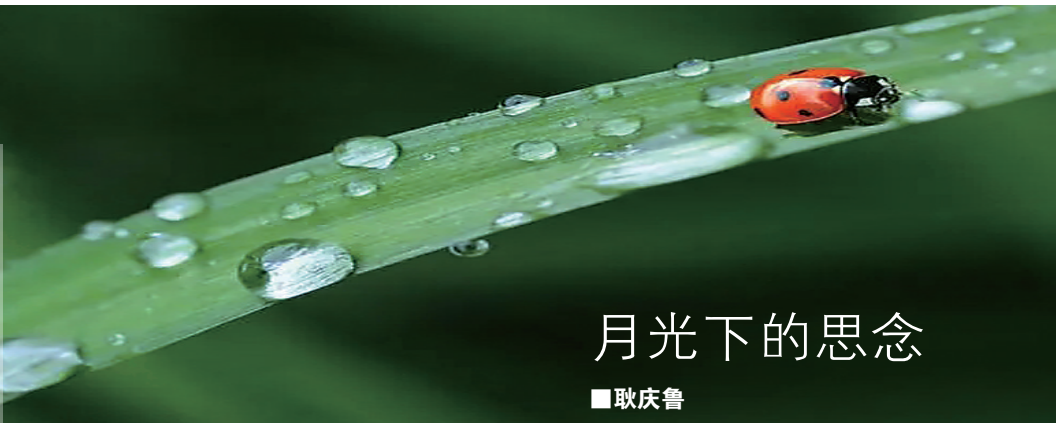
因为,从本质上,人的灵魂都是孤独的,都渴望相逢和倾诉。难怪古人都喜欢延宾请话。春鸟秋虫,夏蝉冬雪,金露凉阶,清宵夜半,把酒言欢,话尽平生,是趣,也是福。

植觉先生用了3年记录45种花开的瞬间。丁香,月季,玉兰,梅花,白樱,木槿,瑞香,李花,紫藤花,石菖花,格桑花,芍药花,合欢花,栀子花,打碗花,风铃草,酢浆草,楼斗菜,菲油果,六月雪,唐松草,风车茉莉,圣心百合……每一个瞬间,都是花儿们在努力展现它独一无二的美。而我们,有幸遇见。既然遇见,这美好,就值得放在心间。

去年白露节气,几位好友一起饮白露茶。今年茶又陈了一些,喝起来该更加醇厚有滋味,也恰如老友,越老越亲,久处不厌,彼此治愈。

天地人,是一个整体,爱人就是爱己,伤人就是伤己。这是节气给人的启迪。人类最高的文明,就是与自然好好相处。爱上一朵花,爱上一片云起,就没有枯荣凋零,没有水尽山穷。让过程性幸福替代目标性幸福,就找到了人人都爱苏东坡的原由:他保持天真质朴,终身不渝。他一直卷在政治漩涡中,但他却风光霁月,超越于苟苟营营。

凉风起时,秋阳不燥,且享受这生命中最好的光景。



月光下的思念

■耿庆鲁

月色如水
流淌在天地间
似朦胧的婚纱
又像仙女的云裳

蛙声高涨
穿越田野而来
宛如乡音
敲击我的心

蝉鸣悠扬
飘落大地
这是乡村的歌谣
愉悦人们的心

秋声如歌
游走在秋夜里

一场丰盈的思念
在心中滋生

故乡的田野里
高大的玉米
金色的稻谷
都是游子思念的内容

农家院子里
星星点点的红枣
一串串熟透的葡萄
守望那个曾经的孩子

我在秋夜里
仰望月亮
渴望月光可以传来
父母安好的消息



秋虫是一阕清欢

■魏益君

秋天的夜晚,最美妙的莫过于那片浅唱低吟,此起彼伏的秋虫鸣唱了。

老家的村子依山傍水,村头站着两棵高大的柿子树。傍晚时分,村里的乡亲们喜欢到树下聊天拉呱。秋虫的叫声和着人们的欢声笑语,流淌在柔美的夜色里。我们小孩子闲不住,就追赶着蟋蟀儿、蝈蝈儿的声音玩耍。

玩够了,我们才回家。奶奶和母亲依然在院子里喝茶聊天,看我回来,奶奶递给我一碗茶,我接过来一口气喝完,而后抹下嘴问奶奶:“这么晚了,你们咋还不睡?”

奶奶说:“这么好的夜晚,听听秋声,多舒坦啊!”

奶奶说的听秋,就是听秋虫的鸣叫。那时候我们家的院子很大,院子里有种的南瓜,还有一架丝瓜。秋天到了,南瓜满藤,丝瓜满架,到了夜晚,更是“纺织娘”(草蟋虫)栖息的好地儿。它们隐藏在南瓜叶里,趴在丝瓜藤上,勤劳地“纺纱织布”。

奶奶和母亲一边喝茶聊天,一边谈论着今秋的收成,一边听着“纺织娘”的鸣唱,无比惬意,也无比陶醉。

我想,既然奶奶那么喜欢“纺织娘”,我何不逮几只送给奶奶呢,她一准高兴。

第二天,我用苇杆编了一个小笼子,到了晚上就和弟弟带着手电去逮了。循着声音,我蹑手蹑脚地靠近,手电的强光一照,“纺织娘”就立时飞走了。后来我用衣服裹住手电,让光线变弱,再靠近时,“纺织娘”果然不再飞走。我张开双手,慢慢靠近,迅速捧住,小心地放到笼子里。

向来只是聆听“纺织娘”的美妙声音,今天近距离地欣赏,原来“纺织娘”如此通体翠绿,玲珑乖巧。

本以为奶奶会高兴,谁知奶奶却一脸愠怒,催促我赶紧放了。奶奶说,她就是喜欢听它无忧无虑地歌唱,养在笼子里,还能听出秋天的味道吗?

我立刻理解了奶奶——奶奶喜欢秋虫的吟唱,喜欢的是自然的美妙和对秋收的喜悦。我将小笼子打开,“纺织娘”慢慢地爬出,蹦跶几下,就飞走了。不远处,“纺织娘”欢快地唱起来。奶奶笑了,笑得很舒心。

成长路标

火锅香

■李琬凝

北方的秋天总是来得猝不及防,窗外秋意渐浓,隐约闻到火锅的香气。

“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,我点燃烛火温暖岁末的秋天……”我闭上眼睛沉浸在经典怀旧的歌里,仿佛在一片叶子从树上飞舞到地面的光景,就可以重返葱茏的校园时光。

在一个金灿灿的秋天,我们开始了崭新的大学生活。也许是缘分妙不可言,一间小小的宿舍把我们四个来自天南海北的姑娘聚到了一起,每天朝夕相处,无话不谈,陪伴着彼此度过人生当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。

在我们北方有个传统习俗,乔迁新居之后的头等大事,就是要大家聚在一起吃第一顿团圆饭,又称“燎锅底”,寓意是往后的小日子要过得蒸蒸日上。新生入学的军训还没结束,我们四个人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张罗起我们小家庭的开伙饭了,这顿饭代表着对未来生活的祝愿和期许,自然要格外重视。

四个人一起围坐在小锅的旁边,目不转睛地盯着里面的肉片,恨不得还没煮熟就把盖子打开,一口气把它们全部消灭。时间漫长得仿佛静止了,不知过了多久,终于开始从盖子的边缘冒出丝丝的热气,肉香混合着麻辣辣椒的香气钻进每个人的鼻子里,令人垂涎欲滴。

“开吃吧!”伴随着一个姑娘的兴奋的大喊,我们狼吞虎咽地开始吃起来,三下五除二就把锅里的肉一扫而光,我刚一抬头,猛然发现大家一起笑盈盈地看着我。我充满疑惑地看着她们,一个姑娘拿了一面镜子递给我说:“你自己照照,这是哪里来的小熊猫。”我一看,哎呦,眼睛上化的妆早已被热气腾腾的水蒸气给熏花了,眼皮周围黑乎乎的睫毛膏,眼线液糊作一团,我用手一揉弄得脸上都是,真是哭笑不得。

在匆匆而过的大学时光里,我们几个姑娘曾为了通过考试昼夜奋战;为了争优优秀寝室的荣誉称号齐头并进;也曾陪伴着彼此度过失恋难熬的夜晚,相互温暖;在对方生病时,不眠不休地体贴照顾,在这些生活的一点一滴中,早已成为一家人。

大学毕业前的那个秋天,我们在铺满落叶的操场上散步,其中有个姑娘提议:咱们再吃一次火锅吧。

隔着中间氤氲的水蒸气,我们模糊了双眼,看不清彼此的轮廓,恍若坐在桌子对面的,还是四年前那一张张青涩单纯的笑脸。

大学毕业后,我们各奔东西,继续在陌生的城市里孤军奋战,不经常联系,却会在心里默默挂念着对方,尤其到了每年的秋天,秋意浓,思念长。

聚似一团火,散似满天星。

那个弥漫着火锅味儿的秋天承载了我大学时期所有珍贵美好的感情,每每回想起舌尖上那麻辣鲜香的滋味,便点燃了平淡的日常生活,正如那逝去的青春。

天微凉

■张金胜

天微凉
云淡风清爽
岸边绿柳披青碧
水中锦鲤品暗香
谁在亭榭赏

天微凉
山重绿染行
九曲复回终远去

一任随风入汪洋
是谁笔墨殇

天微凉
是雨在挽唱
花红柳绿终有时
浓郁无奈向微黄
只怕心未央